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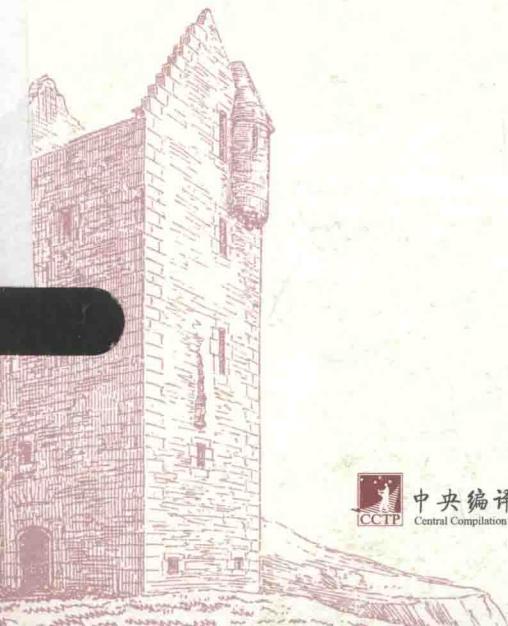


Balzac Dickens Dostoevsky

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

三大师传

〔奥〕茨威格 著
张玉书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三大师传

〔奥〕茨威格著 张玉书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大师传 / (奥) 茨威格 (Zweig,S.) 著; 张玉书译 .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5117-2635-3

I. ①三… II. ①茨… ②张… III. ①巴尔扎克, H.D. (1799 ~ 1850) —传记

②狄更斯, C. (1812 ~ 1870) —传记 ③陀思妥耶夫斯基, F.M. (1821 ~ 1881) —

传记 IV. ① K835.655.6 ② K835.615.6 ③ K835.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74936 号

三大师传

出版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董巍

责任编辑: 韩慧强 王媛媛

责任印制: 尹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63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35 千字

印 张: 5.25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66509618

序 言

这三篇关于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习作尽管都是在十年之内完成的，但把它们汇集在一本书里却并非出于偶然。三篇文章一致的目的是试图把19世纪的三位伟大的长篇小说家，按照我的意思，是三位绝无仅有的长篇小说家，当作典型突显出来。他们的个性对照鲜明，可以互相补充，也许能把长篇小说这一叙述事情的世界塑造者的概念提升到一种清晰的形式。

我在这里把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之为19世纪绝无仅有的伟大长篇小说家，这样突出他们，忽视了歌德、高特弗里特·凯勒、司汤达、福楼拜、托尔斯泰、维克多·雨果^①和其他作家个别作品的伟大，他们有的作品往往远远超过，特别是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个别孤立的作品。因此我想，必须明确界定我心里对一部长篇小说的作者和长篇小说家之间，不可动摇的区别。说到底，在最高意义上只有百科全书派的天才，包罗万象的艺术家才能充当长篇小说家。他——在这里，作品的广度和人物的丰富成为论据——塑造整整一个宇宙，用自己的典型人物，自己的万有引力法则和自己的星空在尘世的天地之外，另外创

① 约翰·沃尔夫冈·封·歌德（1749—1832），德国著名的诗人、思想家、文学家和科学家。《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及《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的作者。
高特弗里特·凯勒（1819—1890），瑞士德语作家，其代表作为《绿衣亨利》。
司汤达（1783—1842），法国小说家，《红与黑》的作者。
古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法国小说家，《包法利夫人》的作者。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作家，《安娜·卡列尼娜》的作者。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法国作家，《巴黎圣母院》的作者。

造一个自己的世界。他竭力用自己的特性，孕育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结果这些人物和事件不仅对他而言是典型的，便是对于我们，也因为这些人物、事件给人的印象深刻，栩栩如生，往往诱惑我们以它们来命名事件和人物。所以我们会这样形容鲜活的生活中的人们：一个巴尔扎克的人物，一个狄更斯的形象，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性格。这三位艺术家，每人都通过他众多的人物如此一致地创造一个生活法则，一个人生观，结果通过他就出现了一个新的世界形式。表现这种最为内在的法则，和在隐蔽的统一之中的人物性格，是我这本书的真正的企图，本书并未写明的副标题可以叫做：长篇小说家的心理学。

这三位长篇小说家各有自己的天地。巴尔扎克的世界是社会，狄更斯的世界是家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是个人也是众人。比较他们各自的天地，可以看出他们的区别。但是从来没有把这些区别转化为评价的高低，或者对一个艺术家的民族因素作出褒贬予以强调。每个伟大的创造者都是一个整体，按照自己的尺度，确定自己的界限和自己的分量；在一部作品中，只有一个特殊的分量，没有一种在公正的天平上称出来的绝对的分量。

这三篇文章以了解作家的作品为前提：它们不是导论，而是精炼、浓缩、萃取。因为这三篇文章凝练压缩，只能把我个人感到是本质的东西当作认识展现出来；我最感遗憾的是，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里必然有一些欠缺、不足，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和歌德一样内涵广袤无垠，即使篇幅无限宽阔，也难以全部包容涵盖。

我很乐意在一位法国人，一位英国人，一位俄国人的宏伟形象旁边也加上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德国长篇小说家的肖像，一位叙事的世界塑造者的肖像，就像我在称呼长篇小说家时赋予他的那种崇高的意义。但是无论现在还是过去，我都没有找到一个作家适合那最高的级别。要求未来出现这样一位长篇小说家，向这位还身在远方的大师致以问候，也许这就是本书的意义所在。

萨尔茨堡 1919年

译者前言

奥地利著名作家斯台芬·茨威格（1881—1942）多才多艺，十七岁作为诗人登上文坛，接着又作为剧作家名闻遐迩，到他五十岁寿辰时，他可以不无得意地在自传《昨日世界》中提到，有位“不速之客”造访他家，那就是“成功”。他的中短篇小说脍炙人口，连高尔基也介绍苏联出版社为他出版俄文全集，他的历史人物传记《约瑟夫·富歇——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的成功，显示了茨威格文学创作的另一根坚实的支柱，与中短篇小说并列的作家传记和人物传记。一时间，茨威格成为雅俗共赏世界闻名的杰出作家，多种文字的译本广为流传。连茨威格本人也知道他的小说已有中文译本。

《三大师》是斯台芬·茨威格酝酿多时，撰写十年而后完成的作品。创作的时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大战期间，但是前期工作却更加长远。早在中学时代他就广泛阅读各国的文学报刊，他掌握的法文、英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使他可以直接阅读有关国家的文学著作。上了维也纳大学之后，又转学到柏林，虽然像他在自传《昨日世界》中所说的，上了“人生大学”，接触社会，游走四方，向名家大师虚心学习，从现实生活中汲取滋养，但这并不妨碍他认真学习各国文学中的经典著作，从中学习前辈和同辈的成功经验。但是学习并非盲目模仿，奴性抄袭，在广泛阅读之外，还需深入研究，细心比较。就是在这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命题：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长篇小说家。他为长篇小说家下

的定义乃是：蔚为壮观的一系列长篇小说的作者。这些作品创造了我们现实世界之外的另外一个世界。大师笔下的世界，不是一两部成功的长篇小说，而是一系列出色的长篇小说。

这个命题之所以大胆，因为要实现它，非常困难。政治上，茨威格要顶住排山倒海，狂风恶浪似的民族主义潮流。茨威格写作此书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各方受民族主义毒雾的影响，否定敌对国家的一切。战争打响后，民族主义狂潮泛滥，群众歇斯底里发作，经过舆论媒体和作家诗人的推波助澜，邻人成为仇寇，朋友变成冤家。法国教授宣称贝多芬是荷兰人，而德国教授宣称但丁是日耳曼人，莫扎特、瓦格纳被赶出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厅，莎士比亚被逐出德国舞台，老实巴交的生意人在信封上铃上“上帝惩罚英国！”的印章，上流社会的妇女们发誓赌咒（致函报纸）她们一辈子再也不说一句法文。三流诗人利骚尔写的一首《仇恨英国之歌》迅速流传，不胫而走，诗人为此获得德国皇帝颁发的红鹰勋章。

在这欧洲各国混战一气，人们思想极端混乱的时候，茨威格却以人性、理性为标准，公允而又正直地评述世界文坛上的众多名家，从中选出三位世界上最伟大的长篇小说家：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撰写他的评论文章《三大师传》，而这三位作家的祖国，恰好是德奥两国的对立面。茨威格能够头脑清醒，不受干扰地把敌对国家的三位作家，称作世界文学的三位杰出的长篇小说作家，正好表明他的政治态度有别于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不视友为敌，坚持各民族互相尊敬，彼此友善，难怪他被人称作“伟大的欧洲人”，典型的“世界公民”。除了正确的政治态度之外，在文艺上学术上他也必须对这三位作家卷帙浩瀚的宏幅巨制，他们的国家、时代、民族心理，都有深入的研究，深邃的见解，才能说出三位大师的过人之处，他们相互之间的差别。既然此书出自作家之手，读者必然要求它写得文采飞扬，富有诗意。

茨威格没有使读者失望。他在短短几十页的篇幅中对一位大师作出精准的分析，经过浓缩、提炼、精选的过程，许多地方都删繁就简，从他们的生活中找出几件惊人的事件，在他们的作品中找出与众不同的特殊之处。文章写得洗练纯净，耐人寻味。

且看作者如何介绍这三位大师。

巴尔扎克是时代的产物。法国大革命时代，尤其是拿破仑时代慷慨悲歌，征服世界的雄心壮志，在巴尔扎克的思想上产生根深蒂固的影响。茨威格首先指出巴尔扎克出生在 1799 年，这一年，拿破仑从埃及潜回巴黎，发动雾月十八政变，当上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执政，接着变成终身执政，到 1804 年干脆自我加冕，当了法兰西帝国的皇帝。在他率领下，法兰西军队高唱《马赛曲》纵横欧洲，重画欧洲地图，使欧洲各个封建王国纷纷土崩瓦解，拿破仑的鹰旗一直插到克里姆林宫的屋顶。但是俄罗斯人毁家纾难的焦土抗战和俄罗斯滴水成冰、风雪漫天的隆冬酷寒，迫使拿破仑撤出莫斯科，逃回巴黎。1815 年拿破仑在滑铁卢兵败，被流放到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上，终了一生。这段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给予一生崇拜拿破仑的少年巴尔扎克难以磨灭的影响，使他下定决心，像拿破仑一样作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以剑开创的事业，我将以笔予以完成。”这就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主旋律，也是巴尔扎克笔下人物的生存动力。这些在巴黎生活、创业、失败或成功的人物，都是在为征服一个世界而奋斗。

还在创作《三大师传》之前，茨威格已对巴尔扎克进行研究，把巴尔扎克视为学习的榜样。茨威格逝世之后，到 1946 年方才出版的《巴尔扎克传》是他毕生研究巴尔扎克心血的结晶，是一部长达五百页的巨著。和这部卷帙浩瀚的《巴尔扎克传》相比，《三大师传》中的这篇关于巴尔扎克的评述传记的确像茨威格自己说的，是一部以凝练压缩为主

要特点的作品。

巴尔扎克这一简化的过程使他笔下出现具有代表性的各色人物，他从巴黎开始，再逐步夺取各省。从高老头寓居的伏盖公寓餐桌上的人物，引出巴黎社会方方面面的人物和他们各自光怪陆离的生活。有的是巴尔扎克亲身经历的，有的是他间接获悉的，这就汇成了法国大革命前后，法国社会和法国生活无限绵长的集锦画卷。他称之为《人间喜剧》。

茨威格用三方面描写了巴尔扎克自己奋斗的历程，精益求精地在幽寂的斗室中夜以继日地写作，创造自己的世界，他的《人间喜剧》。文中涉及巴尔扎克的创作之谜：除了在青年时代有几年接触现实生活之外，一旦开始创作，他就不再对人，对人生进行研究，不再实验，不再观察。他的活动只是证实以往的经历，而不是带来新的消息，因为在开始写作时，整个人生的知识已经以一系列神秘的方式渗透到他身体之中，汇集在他身上，贮存在他心里！这和莎士比亚的神秘现象一起成为世界文学史最大的谜团。

《人间喜剧》毫无计划，犹如人生。所有的人物，包括作者自己，都是时代的产物。巴尔扎克把金钱注入小说之中，成为他笔下人物行动的动力，追求的目标。这篇浓缩的短文涉及的方面，成为茨威格日后写作巨著《巴尔扎克传》的提纲，譬如文中对于巴尔扎克的婚恋所作的评析，只是寥寥数语，而这个论断——巴尔扎克和他日后的妻子之间的恋爱和婚姻并非出于真诚，在传记中得到详尽的发挥。

狄更斯和巴尔扎克不同，他出生在1812年，拿破仑的英雄时代已到尾声，革命的呼喊业已停歇。在欧洲列强联合打败拿破仑的战斗中，英国占尽优势，就在拿破仑登上法兰西皇帝的宝座，气焰不可一世之时，英国海军在特拉法加海战中一举摧毁法国舰队，从此称霸海上，消除了拿破仑登上英伦三岛的可能，而1814年的滑铁卢之战又使英军成为击

溃法兰西大军的主力。英国人获得的胜利远远超过其他各国。

英国市民不想革命，只想消化，只想待在自己的小屋里，壁炉旁，沙发上，安享战后的平静、舒适、温饱，消化他们从战场上赢来的战利品。茨威格认为这个时代正好处于两个时代之间，一方面是拿破仑战争时代，富有英雄气概，光荣往事；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时代及其未来的梦想。狄更斯生于这个时代。他和莎士比亚不同，莎士比亚是英雄主义英国的化身，而狄更斯是资产阶级英国的化身，英国打败了拿破仑，把这危险的对手拘囚在遥远的海岛之上，成为最大的获利者之一，成为日不落的帝国，在海上无人能与之争雄，殖民地遍布亚非各地。这个时代并不饥饿，只想消化。莎士比亚体现了贪得无厌的英国的勇敢。狄更斯则体现了饱食餍足的英国的谨慎，市民对英国心满意足。他顺应时代的潮流，满足民众的需求，符合市民的口味，这就是狄更斯在当时受到民众欢迎的秘密所在。天才和时代一般说来水火不容，但在狄更斯身上，天才与时代的传统却融为一体。他的小说符合当时英国的趣味，他的作品是英国传统的物质化，充满了幽默的笔触：狄更斯就是幽默。不是他而是英国传统创造了他的小说。

但是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阻止了狄更斯天才的自由发展。为这民族所赞许的艺术必须对现存的一切也心满意足。狄更斯是当时英国艺术需求的产物，狄更斯的作品是英国的田园诗歌，不是悲剧。他把其中最平庸乏味的散文化为诗歌。狄更斯完全被他的时代所制服。于是狄更斯成了小人国里的巨人，被侏儒们用荣誉、名声，这些细小然而结实的绳索，牢牢地捆在英国的土地上，捆在英国人舒适温暖的小屋子里，不像雄鹰准备展翅飞翔，挣脱这狭小的岛国天地。他为这些市民的生活歌唱，写他们的悲欢离合，写市民阶级的悲剧，成为他们推崇备至的自己的诗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奇幻的一生，使他的作品展现人的灵魂的深渊。茨

威格不再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的年代。专制暴戾的沙皇制度似乎亘古不变，拿破仑战争并未撼动沙皇统治，拿破仑战争中俄罗斯也有它的功绩，拿破仑战争的结束也未能改变俄罗斯的封建统治。陀思妥耶夫斯基两次被命运击倒，一次无端流放西伯利亚，又被猝然判处死刑，而在临刑之际又突然获赦，死里逃生，见过死神的面容，到过阴曹的门口。命运给他的另一个打击是使他债台高筑，被迫出国逃亡，躲过债主和法院的追逐，使他在穷困潦倒之中浪迹天涯。命运多舛的他又染上了癫痫症、哮喘病，病魔缠身使他又经历了常人难以体会的痛苦，最后又使他染上赌瘾，不能自拔，使他悲苦的处境雪上加霜。这些经历的几分之一都足以使常人颓废沮丧，但是这一切命运的打击，常人从未经受过的磨难，却成了他精神上的财富，使他写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事情。外部的折磨有限，内心的痛苦无穷。他于是让读者看到他笔下人物灵魂深处的伤口，感情深处的震颤。在弗洛伊德的深层心理学还没有得到世人承认，尚未得以广为传播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把他的笔探到下意识的层面，让我们看见一个迥乎不同的世界，一个广袤无垠、无限辽阔的内心世界。那里风光无限，有崇山峻岭、清溪幽谷，这是世人并不知晓，作家尚未问津的天地，描绘其中的狂风暴雨，潮起潮落，使人眼前一亮，耳目一新。他的不幸成为他的财富，使他的作品具有前所未见的深邃和新颖。

所以茨威格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创了新型的心理学，是心理学家中的心理学家。对内心世界，无意识、潜意识世界的开发，使他认识到人的内心繁复纠结，矛盾重重。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便是个矛盾体，是个永恒的二元论者，他笔下的人物也同样具有矛盾的性格。人的感情融化在爱情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爱情并非一切的终结，两个恋人互相找到，便皆大欢喜，好戏收场，这只是发展过程中的一环，并非结局，乃是新的开始，自会引出新的波澜，新的悲欢。同样，对人生

本义的探讨，必然涉及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视为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迄今为止，无人对此作出过令人满意的解答。

这本篇幅有限内容丰富的三大师评传，给我们诸多启发，对我们极有裨益，值得我们读一读这位以写作为己任的作家写出的这三篇传记文学的习作，文学评论的专著。无论学者、作家、一般读者，均可从中汲取丰富的滋养。

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自己也是一位杰出的散文作家。他是茨威格亦师亦友的忘年交。茨威格对他的文章、风骨极为尊重。《三大师传》完成后，茨威格把书寄赠给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对此书赞不绝口。弗洛伊德 1920 年 10 月 19 日写信给茨威格，向他表示感谢：“终于得到稍许宁静，我想我有责任为您馈赠的那本优美的书表示感谢。前两个星期时间很紧，我还是把它看完了，得到异乎寻常的享受，否则我根本用不着写信和您谈这本书。演绎叙述完美无缺，语言表达出类拔萃，两者相辅相成，给人的印象是罕见的满足。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您的句子层层堆砌、步步高扬，越来越触及被描写的人物最内在的本质。犹如梦境里象征的累积，使得被掩盖之物越来越清晰地显露出来。”

此书内容艰深，问题很多。没有国内外朋友们的热情帮助，我很难在几个月里译完此书。我要感谢翻译过程中帮助过我的朋友们。出于对茨威格共同的敬意和热爱，他们帮我完成了这项艰难的任务。他们是：社科院外文所的罗新璋教授，中文版《巴尔扎克全集》的主编夏玲女士，北京大学俄语系的顾蕴璞教授，德国图宾根大学汉斯·格奥尔格·坎培尔教授及其夫人丽阿娜·坎培尔女士，奥地利国际斯台芬·茨威格学会会长希尔德玛·荷尔先生，德国弗里茨·梯森基金会的前任主席于尔

根·克里斯迪安·雷格先生及其夫人克勒斯蒂阿娜·雷格女士，韩国韩德翻译研究所的埃德尔特路德·金教授，日本《三大师传》的译者神品芳夫教授。他们都热情地帮我解答各种问题。没有他们的热情帮助，没有我多年的合作者曲耀君女士的全力相助和我的学生徐胤在技术上的积极配合，这本书不可能在今天和读者见面。在这里，我谨向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表示真诚的感谢。

限于本人水平，错误在所难免。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张玉书

2015年3月28日，于蓝旗营

C 目录 CONTENTS

序 言	1
译者前言	3
巴尔扎克	001
狄更斯	031
陀思妥耶夫斯基	059



巴尔扎克

1799年巴尔扎克出生在都兰，一个物产丰饶的省份，拉伯雷欢快开朗的故乡。1799年6月，这个日期值得一再提及。这一年拿破仑——为他的事迹弄得焦躁不安的世界还称他为波拿巴特——从埃及返回法国，半是胜利者，半是逃亡者。他在异国他乡的星座之下，在金字塔石头的证人面前征战杀伐，接着，懒得把这项轰轰烈烈地开始的工程坚韧不拔地予以完成，便乘坐一艘小船，溜过纳尔逊埋伏在港湾里的那些轻型护卫舰悄然回国，抵达法国后，没几天就召集了一些忠实的追随者，把桀骜不驯的国民公会一扫而光，把法兰西的统治权一把夺了过来。新世纪再也不认得那个小个子将军，不认得那个来自科西嘉的冒险家，只认得拿破仑，法兰西的皇帝。还有十年十五年——正好是巴尔扎克的少年时代——这双渴求权力的手抓住了半个欧洲，而他野心勃勃的梦想则驾着雄鹰的翅膀攫住了从东方到西方的整个世界。巴尔扎克最初回忆的十六年和法兰西帝国的十六年，恰好落到一起。这也许是世界史上最为神奇诡异的时代，对于一个认真经历一切的人，对于一个巴尔扎克而言，这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因为早年的经历和命运，不就是同一个人的内心和表面吗？有那么一个人，从湛蓝的地中海里的某个海岛上来到了巴黎，既无朋友亦无事业，既无名望亦无头衔，猛地在那里把刚刚脱缰的暴力，一把抓在手里，使之就范，有那么一个人，独自一人，一个外乡人，单凭赤手空拳就赢得



巴
尔
扎
克

了巴黎，然后赢得法兰西，进而赢得全世界——世界史上的这种冒险家的脾气不是用墨黑的字母在传奇和轶事之间，令人难以置信地传授给巴尔扎克的，而是五彩缤纷地通过他如饥似渴地敞开的感官，渗入到他个人的生活，通过千百桩五颜六色的回忆中的现实充满了他内心至今无人跨入的世界。这样一些切身经历势所必然地成为他的榜样。巴尔扎克这个男孩也许是看着那些大军的公告，学会阅读的。那些公告口气骄傲措辞生硬，几乎以一种古罗马式慷慨激昂的语气讲述着在远方取得的胜利。他那孩子的手指，笨手笨脚地在地图上描摹拿破仑的将士们行军的路线。在地图上，法兰西犹如一道水涨外溢的河流，渐渐地淹没了整个欧洲。大军今天越过切尼山^①，明天横穿内华达山^②，渡过若干河流，前往德国，走过冰雪覆盖的地面，前往俄罗斯，渡过大海，来到直布罗陀海峡前面，英国人以燃烧的炮弹打得法军的浅水舰队熊熊燃烧。白天也许士兵们还在大街上和巴尔扎克玩耍，他们脸上刻着哥萨克人用马刀刻下的疤痕。到夜里，少年巴尔扎克不时被炮车开动的隆隆之声惊醒，火炮已经开往奥地利，在奥斯特里茨^③炸开俄罗斯骑兵马蹄下的冰层。他青少年时代的全部渴求想必都幻化成一个催人向上的名字，幻化为对此人的思念和想象：拿破仑。大花园从巴黎一直伸向世界，花园前面矗立起一座凯旋门，半个世界被征服的城市的名字都镌刻在上面。这种君临世界的感觉，当外国军队后来也从这高傲的穹门开进城来时，想必也转变成一种大失所望的感觉。外面，在烽火连天的世界里发生的一切，在巴尔扎克的心里便变成经历。他很早就已经历了世上价值的彻底变化，精神价值和物质价值的巨变。他眼看着第一共和国时期发行的纸币，面值一百法郎或

① 切尼山，阿尔卑斯山支脉，在意大利。

② 内华达山，在西班牙。

③ 奥斯特里茨，位于今捷克境内。1805年12月2日，法军在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率领下，在这里战胜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奥地利皇帝弗朗西斯二世率领的俄奥联军，史称“三皇之战”。

一千法郎，盖上共和国的印章，化为废纸，迎风飞舞。从他手上滑过的金币，时而刻着被枭首的国王肥胖的侧面像，时而刻着象征自由的雅各宾党人的帽子，时而刻着执政^① 罗马人似的面孔，时而刻着身穿皇帝礼服的拿破仑像。在一个变化如此强烈的时代，道德、金钱、土地、法律、等级，几百年来一直都限定在固定的界限之内的一切，都被渗透，或者淹没，在一个发生这么多从未经历过的变动的时代，想必很早就使巴尔扎克意识到一切价值全都相对的道理。周围的世界犹如一股旋风，当他晕晕乎乎的目光要想找到世事的头绪，找到一个象征，在这汹涌翻腾的浪涛之上要寻找一个星座，那么在这世事起伏沉浮之中，只有他，拿破仑，只有他一个人发生影响，千百种震动和振荡都由他而起。巴尔扎克还亲身经历了他，经历了拿破仑本人。他亲眼看见了拿破仑检阅部队，由他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人物簇拥着，有马麦卢克人吕斯当^②，有约瑟夫^③，拿破仑把西班牙赐给了他，有缪拉^④，他把西西里岛恩赐给了他，有叛徒贝尔纳多特^⑤，有一切他从往日卑微渺小籍籍无名的状况中提拔出来，置于今日光芒万丈的显赫地位之中的人物。他为他们铸造王冠夺取王国。倏忽间在巴尔扎克的视网膜里生动鲜明地显现出一个肖像，比历史上所有的榜样都更加雄伟：他看见了伟大的世界征服者！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亲眼看见一位世界征服者，不就意味着自己也想要充当这样一个世界征服者吗？此时此刻还有两位世界征服者憩息在另外两个地方，一位在刻尼希堡^⑥，他使世界的混沌动乱消除在一种秩序之中，另一位在魏

巴
尔
扎
克

003

① 即拿破仑，他在 1799 年雾月十八政变后担任第一执政。

② 吕斯当，拿破仑的贴身仆从。

③ 约瑟夫·波拿巴特（1768—1844）拿破仑的长兄，拿破仑封他为西班牙国王。

④ 约阿希姆·缪拉（1767—1815），拿破仑的妹夫，拿破仑封他为那不勒斯国王。

⑤ 让·巴布提斯特·贝尔纳多特（1753—1844），拿破仑手下元帅。后参加反拿破仑联军，1818 年即位成瑞典国王卡尔十四世。

⑥ 指的是德国哲学家康德。